

# 上海居民的早晨从公用给水站开始



陈煜编著  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，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《中国生活记忆》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。书中选取的，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。这些“鸡毛蒜皮”的生活点滴，能让经历者感叹，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；能让后来者了解，生活原来是这样。

## 上期回顾

上世纪50年代以后，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。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，不再穿长袍马褂子；女人穿的是对襟袄，不再“裹足不前”。当时，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，劳动最光荣，朴素是时尚，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。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。

## 回眸历史

### 公共食堂和“票证时代”

1958年10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社论《办好公共食堂》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，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，饭要粗细搭配，有干有稀，菜要多种，有菜有汤，尽量免费供应酱油、醋、葱、蒜、辣椒等调味品。要注意改善伙食，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，每逢节日会餐。食堂要讲究卫生，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，对年老社员、儿童、病员、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，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，可谓事无巨细，都作了详细的要求。

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：人人进入新乐园，吃喝穿用不要钱；鸡鸭鱼肉味道鲜，顿顿可吃四大盘；天天可以吃水果，各样衣服穿不完；人人都说天堂好，天堂不如新乐园。

总之一句话：“人民公社是桥梁，共产主义是天堂”。

人民公社的供给制（主要是粮食供给制），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：“吃饭不要钱”。

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。其中，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：

伙食：男女整半劳力，大中学生（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）每人每月5元，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，幸福院老人每人每月4元5角，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，托儿所儿童每人每月3元。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，以食堂为单位掌握。伙食用粮发给食物，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，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，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。为了便于掌握，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。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，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。

服装日用品：男女整半劳力，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，棉花1斤，鞋3双，袜子2双，毛巾1条，肥皂2块，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。大中小学生、幸福院老人、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，连托儿所儿童，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，袜子3双，毛巾2条，帽子1顶，香皂1块，小毛巾1条。

1958年，“放开肚皮吃饭，鼓足干劲生产”，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。

“放开肚皮吃饭”之后，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“吃饱”、“吃好”的目标办，倾其所有，倾其所能，不但吃饭上不限量，就是吃菜上，也强调“一个星期不重样”、“半个月不重样”，大吃大喝，穷吃海喝。

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，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，每天三餐，每餐四个菜。一周一会餐，节日大会餐。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，其中有：

和平汤凉粉、豆芽、银丝菜、红丝菜穿汤面、白菜、炒豆腐、炒百合七糕点肉丝、肉片、炒白菜、炒韭菜红烧肉、小苏丸、大苏肉、穿汤丸子、拔丝山药、焦烧肉、木耳汤、油馍百合汤、金丝菜

这段时间，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“流水席”，社员随到随吃。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方便之门，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，五里设一凉亭，十里设一饭铺，行人来了就吃，吃了就走，人家不吃，还劝人家，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。

“吃饭不要钱”和“放开肚皮吃饭”，实行不到两三个月，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。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，脱离当时中国国情，超越人的觉悟，有些做法

也很荒唐。

50年代初，我国粮食短缺。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：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，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，粮票出现了。1953年11月1日，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，上面写着“遗失不补，过期无效”。1955年10月，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，粮食部发行“全国通用粮票”。

从此，票证范围之广、地域之宽、品种之全、时间之长、数量之多，在世界上极为少见。除了买“红宝书”（《毛主席语录》）不用票，买其他东西都要票。

50年代粮票的出现，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，小小粮票，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。

**上海“曹杨新村”“排房子”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**

“50年代住草房”，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。

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，为使其牢固结实，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，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。墙基一般离地面两三尺高，用砖往往是五层、九层、十一层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，不仅墙基用砖，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，一直垒到屋檐，老百姓称其为“砖垛子”。同时，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，叫做“嵌门嵌窗”。草房的房盖结构，一般是在柱上架梁，梁上架檩，檩上架椽，椽上铺笆。

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，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。

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，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、就近生活

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。

这时期的的新建民居，除平房外，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，屋顶较高，达3米左右，有的高达3.5米，窗户却很小，不够畅朗，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，没有厅，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，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。

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，住户是普通职工。1952年，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，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。当年，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，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，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。

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“曹杨新村”，1952年4月竣工，占地200亩，可以容纳1002户，建有合作社、医疗站、公共浴室等设施，风景优美，处处花草林木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浑然一体。6月25日，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“曹杨新村”新工房。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，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。

一时间，“曹杨新村”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，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。

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，当时称作零售水站，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，供贫民使用。但就是这样，1949年以前，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。

建国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。1950年，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，用水人口近20万，很多地方是用井水；1966年，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，用水人口约160万，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。1979年达到高峰，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。

早期的给水站大多设在棚

户区内的中心位置，砌有一个大水池，里面储满了水，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，以减少排队时间。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。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，消防车无法进入，一有火灾，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。

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，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。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，多的时候要排队等，后来有人就用铅桶、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，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，甚至打起来。

遇到天冷，自来水管子冻住了，就要用开水去浇龙头。冻得厉害时，开水浇也浇不开，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。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，水没有了，大家连饭也不能烧。结冰时，地上很滑，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会摔跤。

再到后来，大家用上了洗衣机，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，接上管子就洗起来。没有洗衣机的时候，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，一个一个挨着用。有了洗衣机后，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，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。

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，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。黎明到来之后，人们陆续走出家门，洗脸漱口，洗菜倒马桶，在一声声亲切的招呼声中，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。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，洗衣洗菜，家长里短，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。

1999年6月，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。

# 颜丹青偷偷到医院检查自己为何一直没有怀孕

## 两性生活

### 去医院检查

黎海风当然清楚这两篇材料不是小柳写的。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一定的业务水平，根本无法写出如此清晰明了、如此专业实用的材料。正如颜丹青猜想的那样，他确实有心想要把小柳培养出来，他太需要一个能干的助手了。接下来的工作任务很艰巨，必须有一个能干的助手分担他的工作量。

他并没有向小柳打听这两篇材料的真正作者，他将综合部员工档案一一调出，经过分析，他断定这两篇材料出自叶眉之手。叶眉所学的专业是商务秘书，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公司综合部工作。综合部除了叶眉，其他人似乎都不太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。

黎海风感到有些欣慰，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感到欣慰，因为他终于发现了一个人才。

新的任务又来了，更加艰巨。一篇是新的管理制度，一篇是新的经营运作方案。没有任何语言提示，他将他的构思设想大而化之地记录在纸上。以至于小柳将任务单交给颜丹青时脸上更加阴云密布：“丹青姐，怎么办？他什么都没说。”

整整两天，颜丹青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做了认真仔细的分析，同时从张总那里取了不少经。终于起草出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方案。

颜丹青在写这两个方案的时候，忍不住心潮澎湃，对公司未来充满了信心。毕竟无论黎总为人如何，对自己怎样，他的能力是不容小看的。

星期六，颜丹青没有像以

往休息日一样睡懒觉，李建国起床不久，她也跟着起来了，不过她并没有和李建国一块儿出门，而是等李建国走后，才一个人出了家门。

走出小区，颜丹青拦了一辆的士直接朝不孕不育专科医院驶去。结婚十年，颜丹青和李建国一直都没有孩子，颜丹青到很多医院查过，但医生都查不出什么问题来。

到了医院，找到预约的医生，医生在详细询问她的情况后告诉她，想要准确地弄清病因所在，最好和爱人一块儿来做检查。颜丹青对医生说，爱人工作很忙，抽不出时间。医生便给她开了一些化验单和检查单。

做完各项检查，已是中午。想到李建国中午不会回去，颜丹青也没有回家，她就近找了个餐馆随便吃了点东西。

今天是罗副市长千金的大喜之日，李建国被请去帮忙了。一想起李建国与罗副市长的关系，颜丹青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李建国好像能够预知将来似的，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起，就坚持每年春节给罗副市长拜年。那时候罗副市长还只是反贪局的一个副局长。后来罗副局长调离了检察院，李建国每逢春节还是会去拜访老领导。罗副市长家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名牌的，当然基本上都是李建国送的。不过李建国也没有请罗副市长帮过什么忙。工作十年，虽无大功，也无大过，按照中国式升职法则，李建国做到反贪局副局长的位置，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只是，颜丹青一直不明白，既然没有什么有求于罗副市长的，按说每年只需

要礼节性送送礼就行了，为什么丈夫每年都要坚持为罗副市长送上一份大礼呢？

直到下午四点，各项检查结果才陆续出来。医生看完检查结果对她说，她的身体一切正常。也就是说，不能怀孕的原因可能出在丈夫身上，让她等丈夫有空时，再带丈夫过来检查。颜丹青不太相信地告诉医生，丈夫的身体很强壮，问题不应该出在他身上。医生耐心地给她解释，有没有生育能力与身体好坏关系不大。

难过之余，颜丹青忍不住向医生诉起苦来，说丈夫思想保守，他是不可能来做这种检查的。医生对她说，保守固执的男人很多，如果想要孩子就一定要说服丈夫来做检查。不知道是不是颜丹青落寞的表情让这位医生动了恻隐之心，就在颜丹青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她叫住颜丹青，教了她一个办法。

### 网络情缘

回到家，已是晚上七点，李建国还没回来。颜丹青心里有些烦闷，饭也没有吃，就打开电脑。

登上QQ，看见网友曙光的头像在闪动。颜丹青和曙光在网上认识有半年了，他是个特别的男人，没有网络中人爱查户口的通病，也没有网络男人猎奇猎艳的心理。和他聊天总是很轻松、很随意。

颜丹青点开头像，有句留言：“在吗？快中午了，不会还在睡懒觉吧？”

颜丹青回了一句：“我今天去看了，刚回来。”

曙光马上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

“不是，我去做了个检查，

上次和你说过的。”

“哦，结果怎样？”

“我没有问题。”说实话，颜丹青宁愿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，那样还有治愈的可能。可是，偏偏自己没有问题。

“也就是说问题可能出现在你先生身上？”

“也许，我真希望不是。”

“还是让他去检查一下吧。”

“不行的，我怕他受不了。”颜丹青太了解李建国了，她根本不敢说出让他检查的话。男人可能在这方面都很要面子，李建国尤其如此。如今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按医生教的方法，先确定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，再想办法治疗。两个人很随意地聊着，说的都是很平常的话语，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，言语间透着亲切、透着温暖。

曙光让颜丹青感到，他们之间有那么一种缘分存在。她对曙光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感，同时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很温馨也很甜蜜。

然而，这样的感觉又让她有些害怕。她清楚地知道，她和曙光离恋只有一步之遥。虽然她渴望心动、渴望平静的生活泛起点点波澜，但她并不想步入这种虚无缥缈的网恋队伍，不想让另外一个男人占据她的心。

坐在电脑那端的曙光何尝没有颜丹青这样的感觉？已过而立之年的曙光，虽然尚未结婚，却早已看破了男女之间所谓的爱情。在他眼里，爱情是最经不住考验的东西，仅有的爱是脆弱的、是经不住考验的。

曙光的第一个女友安娜是一个美国留学生。安娜是他的初恋，她爽朗的个性和美丽的

容颜很快就让他深陷爱河。他是那样的爱她，那种爱就像高浓度的酒，浓烈而醇香，余香久远。安娜成熟而性感的身体激发了他最原始的欲望，他们在一起演绎了一段最为浪漫、最为刺激的爱情故事。

尽管曙光心里早有思想准备，他们的跨国恋会遇到很多阻力和麻烦，但他却没有想到这种阻力并非来自于外界，而是来自于安娜。学业结束后，安娜向曙光坦白了一切，原来她在美国早已有了心上人，这次回国就会完婚。曙光万万没有想到安娜对自己从来都不是真心，自己只是她在中国找的一个临时性伙伴。可悲的是，他付出的不仅仅是身体，还有感情。这一次打击让他终身难忘。

曙光参加工作以后，又交了一个女友。那个女孩儿有着林黛玉一般忧郁的气质，非常惹人疼爱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极为矜持本分的女孩，在他们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却傍了一个大款离他而去。临走之前，还对他说了一句“至理名言”：仅有爱情的生活是不够的，没有钱的爱情是苍白无力的！

从此以后，曙光不再相信女人，不再相信女人的承诺，不再相信男女之间那所谓的爱情。但他没有想到第一次申请QQ号，就好奇地加了一个网名叫“蔚蓝”的网友。这个女人就像一本引人入胜的书，引诱着他不断地去探索。他惊讶于他们之间的默契，惊讶于他们之间的心有灵犀。尽管他一直克制着自己，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别样的感觉。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叫不叫“爱情”。